



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例子/
为自己的同时也成全了他人

□奚晓文

景由心造

□詹超音

岭还是那座岭——大兴安岭，林子还是那片林子——落叶松和白桦，早先去与现在去感觉不一样。

去那安家，砧板上的肉，切成块还是剁成泥，听天由命……朔风吹，大雪飞，我是一落叶。去那放地重游，来客驾到，这边接那边迎，好不热闹……繁星亮，明月挂，我是一醉侠。

六月，入夏，兴安杜鹃已领衔完毕，山地另行涂彩，远近皆斑斓……大兴安岭花不来时不添色，一旦盛开纷争艳。

家属头一次踏北，没见过林海，没被山花如此簇拥，一路沉浸在诗情画意中，说，你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原来这么美啊！

X203是一条最北的乡道，很窄，两车相遇时一车必须找一凹处避让。乡道总长16公里，尽头是我国最北的行政村——北红。拐入此道便浮想……五十年前由此“上山下乡”，正值隆冬，白茫茫一片，给青春一个下马威。人生步入蹉跎岁月，高高的兴安岭不欢呼也不咋乎，冬照来，春照来，夏不缺，秋不拉，绿、红、黄、白，四季分明。但不知为何，到了那里，绿不喜，红不欢，黄不奇，唯独白色刻骨铭心。累趴的人重来不看景，迷茫的人都色盲。

今日不同，带着欢心来，一路喊至极。

我的兴安岭，原来你真美！

戴口罩

□季兰

我从未看见父母戴口罩，他们认为口罩只有医生才用得着。2020年过春节，一夜之间，口罩成了稀缺物，出门了，人人都戴这口罩，也从那一刻起，我父母戴起了口罩。

口罩稀缺那会儿，就是武汉封城的时候。那时候医护人员的口罩都不够用，更不用其他人了。我所在的医院，上班的人每天发一个口罩，拿到口罩必须签名。我拿到口罩后，每天往口罩里塞一块纱布，纱布可以每天换一块，口罩就可以不换，连续戴上两天就能节省出一个。积了十来只后，我特地给父母送去了十个。一个月后，我从网上买了口罩再送过去，发现原先送去的十个口罩还有四个。

没有口罩的日子发愁，有了口罩后也愁。原先我教他们怎么正确戴口罩，他们还照着做，后来母亲向我告状，说父亲戴了等于白戴。原来我父亲有心血管病，戴上口罩，呼吸急促，憋得慌。出门时戴得好好的，不一会儿鼻子就露在外面，偷偷地喘气。没有人的地方还行，人多的地方就不安全，于是，我回了趟老家。

那天，和父母一起吃晚饭，我找出自己脱了口罩的工作照片给他看，那是在隔离点工作的时候拍的。照片上我的脸都是一道道的勒

痕，脸又红又肿。父亲看了半天竟然没有认出我。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看看我们戴口罩，口罩上端那个鼻子扣必须狠狠地扣紧，一点都不能漏气，再戴上防护镜，几个小时下来，眼眶下的勒痕就变这样了，有的人还出水泡呢！”父亲有点心疼，轻轻问：“怎么这么多讲究啊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戴口罩的作用就是不让鼻子和嘴巴呼吸到外面的病毒！你看你，在菜场买菜，这么多人，万一哪个人有病毒，如果他戴好口罩，你也戴好口罩，那他就传不到你！”父亲不语，我接着说：“爸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！”“怎么说？”“如果你把病毒带回家，就会传给妈，然后传给我，然后孙子，我们家……！”还没说完父亲急切表态：“知道了，戴口罩就要好好戴，要不然好好的家就会乱！”

那晚之后，父亲戴口罩比母亲还认真。可毕竟他们岁数大了记性不好，总是有几次忘戴口罩。有一次坐车，忘记戴了，司机就是不让上公共汽车，父亲只好返回去拿。后来母亲想到一个办法，把一个备用口罩放在口袋里，一旦出门，掏口袋就有了。

事隔两年，疫情依然反反复复，然而，戴口罩已成了我父母出门的习惯。有时候在外，看到旁边的人没戴口罩，父亲会慎重地提醒道：“同志，你忘戴口罩了！”

有的时候，做人做事，要勇敢接受例外的出现与存在的。如我，高中同学三十年聚会，半当中，有个叫孙国章的同学拿着通讯簿对我说，高兄，我的名字你们漏了。我一听就丈二和尚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印刷通讯簿之前，我们几次三番核对过，孙同学吹得一手好笛子，写得一手好钢笔字，漏谁也不会漏他。可事实呢？我们一起翻阅了通讯簿，从头至尾，确实没有看见孙同学的大名，大家面东人望面西人，说马上写上去，并且承诺，隔几天，我们请他吃饭，以表歉意。孙同学喏喏一笑说，没有大碍的，有名字无名字都是同学。

一月后，我在学校里看见何老师左臂戴着黑袖纱。问何老师发生了什么事？她苦着脸说，我舅舅没了。舅舅，舅舅叫什么？舅舅叫孙国章。哪个孙国章？就是你的同学孙国章——倏地，我想起了那个通讯簿，那个承诺。虽然孙同学“殁”的事实与通讯簿上有无名字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一定与心境有关系，至少我们承诺的请饭事情没有做到做好。后来部分同学聚会时，七想八想，得出一个结论：人啊，有些事情想到了就做，做了就要做好。这个，真的很重要，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外。

太多的例外，像一张网，随时会罩上你悠然的生活。

我在光明中学教书时，有一年带的班级，拔河比赛一直第一名，因为这个铁打的成绩，我自信，也自负。那日中午又比赛了，我在办公室批阅作业，进来了一位家长，说他的孩子表现异常，急切需要与老师沟通，我们就留在了办公室说话。班上的班长急急地跑进来对我说，老师，我们拔河要开始了，大家说要等班主任过来后再拔。我说知道了，就先请班长回到队伍里去看好班级，班长去了。隔了五分

总有例外等着你

□高明昌

钟，班长又来到我办公室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同学们正等着班主任呢？我听了就说，不是你班长在么？班长愕然，涨红了脸，抿了嘴唇，背转身，高声喊道：班长不是班主任！说完气呼呼去地出去了。

一刻钟后，我得知，我们班的拔河比赛输了，而且输到精神头也没了。后来的一个星期，班长与我当面碰头，称呼我一声后快疾溜走，再也不想与我说话；不少同学看见我，一脸的茫然与疑惑，他们以为我脑子出了问题；我在上课时，碰到问题学生答不出，我也不敢吆五喝六了。

我想到的就是“班长不是班主任”这句话，想到现在，不忘记。

十四岁那年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摇船去护塘北面河面上捞东洋草。捞草是光荣的，捞的草是给村上养的猪罗吃的，它们吃饱了长肉，到年底让家家分到一点猪肉。有一个中午，我们在西星线公路一座桥洞口下休息，看见垂下的一根豇豆，比家里的豇豆长了几倍。心想，我们家明年种这样的豇豆，豇豆就吃不完，我就摘了下来。回家时，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家人，将豇豆给了父母，我想一定会得到赞扬与鼓励。可结果呢？家人先是惊讶，后是静默。爷爷听完后，怒目圆睁，一拍筷子，丢下饭碗，突地站起。我以为要挨揍了，拔腿就跑，爷爷追了上来，一边追一边说，高家出事了，要出一个蠢贼了，爷爷说非要打死贼不可。我的小腿跑得飞快，一会儿跳过垄沟，一会儿越过水潭，爷爷追了我半里路后，气喘吁吁，右手叉着腰，一瘸一瘸地走路了。村上长辈们也出来了，他们架住爷爷的肩膀，爷爷只好停下，但嘴里还在说：晚上收拾你这个蠢贼。

晚上，一个人的房间，一个人的等待，也是一个人的心惊。

母亲进来了，问我现在想通了没？我说想通了，拿人家豇豆等于自己做贼。母亲说，是该想通，做孩子不能贪便宜，不能顺手牵羊的，否则养成习惯，将来就会变成坏人的。说完，母亲建议我去向爷爷低个头，认个错。我说等会儿去，母亲向我翘起了大拇指。不过，我对母亲说，爷爷已经追不上我了。母亲呵呵一笑，你以为爷爷真的追不上你？那是你爷爷给你做孙子的面子。我感觉可能是真的。母亲笑笑，你看看你爷爷走路的样子有多大就明白了。

不需要看的，我和爷爷去镇上喝茶，走十步后我总要起跑一次的。

我是初中语文教师，教语文七年后，正逢教师职称评定开始，这是首评，意义非同一般。学校领导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用一周时间，把材料整理好，准备参加评审。我说等一等。这是心里话，那时的教师个个都谦虚，我也谦虚。再说学校许多的教师都是老教师，他们有的是华师大55届大专毕业的，有的是北师大62年本科毕业的，我是80年毕业的，我算哪门子货色？凭这毕业的学校，凭这工作的年限，我确实应该等等的，而且我自认为评审什么的，一定也有个先来后到的区别吧。

事实呢？三个月后，我居然评到了，喜出望外。领导说，你是破格！破格，是喜讯，但我想，其实破格是因为首先有了入格，“入”做教师的“格”。但到底是不是，自忖没有把握，因为成绩，都是学生考试考出来的，更何况考试不是唯一的标志。

生活中的许多例外，其实都是生活的某一种现象的本质反应，好坏都得承受。减少例外，或者期盼例外，生活中多些想法蛮好，多些践行最重要，否则，例外总是烦你心。

高光时刻

□胡德明

话：“嘿嘿，你过分客气就是骄傲……早点写好交上去。”

我先后在集体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国营改制集团公司担任过党组织书记，调入大型居住社区后，担任党委委员、兼党办主任，后又调岗到镇综合党委，负责指导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（即民营企业）的党建工作。30多年来，我一直从事着基层党建工作，不仅长期参与基层党建工作实践，也积累了不少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知识。我的工作和经历，是我班门弄斧、胆敢撰写党建论文的基础和源泉。此时，我正在综合党委从事着指导“两新”组织推进党建工作，自然，我要写的党建论文，第一选题必是“两新”组织如何有效开展党建工作，推进“两新”组织持续发展壮大。

论文有了写作的方向，就能方便地写出论文的提纲，按照提纲收集写作资料……很快，一篇六千多字的以《探索小微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方法》为题的党建论文初稿出来了。我邀请11家“两新”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召开座谈会，听取他们对论文初稿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就“两新”组织在开展党组织活动、推进党建工作时，如何始终以党

组织有作为、党员有作用为目标，彰显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的政治属性；始终以员工（特别是党员）的全面发展为核心，让每位党员和职工主动参与“两新”组织的生产、经营、管理之中，突显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和地位；始终以“两新”组织发展为根本，解决好党组织和“两新”组织的有效匹配，让党组织和党员在“两新”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给我写论文的时间不多，只有一个月，我如期写好了论文，上传至市委组织部征稿邮箱。领导给我的回复，只有6个字：“行，不错，辛苦了！”3个月，区委组织部“两新”党建处的杨处长微信告诉我：“恭喜，你的论文获得一等奖！”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我的论文在《上海党史与党建》杂志上正式发表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我的论文先后被《浦东论坛》、《浦东街镇》、《上海街镇》、《凝聚》杂志和《组织人事报》等转载发表。

这是我一个写作爱好者的“高光时刻”，不仅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亲自给我颁发了一等奖证书，我还随颁奖新闻上了东方卫视和上海新闻频道。自此，我的写作动力越来越足了，只是，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光时刻。